

弱化与重构:欠发达地区村级党组织领导力研究^{*}

——基于皖北农村的调查

张志胜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 在对皖北农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公信力、执政能力、致富能力、文化建设能力以及统筹发展能力等层面分析欠发达地区部分村级党组织领导力弱化现象进行探讨,提出只有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协调好“两委”权力关系,夯实物质保障基础以及建设村庄先进文化才能有效重构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力,促使其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带领广大群众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关键词: 农村级党组织; 领导力; 弱化; 重构

中图分类号: D 267.2; D 26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1)05-0039-06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有 13 亿人口、农村人口仍占 56% 的大国执政党,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村级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的基本细胞,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正如亨廷顿所言,“在农村得势的政党通常能取得对全国政府的控制,并创建一个有着高度政治稳定性的政权”^[1]。村级党组织建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大局,关系到党在农村执政地位的稳固。新时期,围绕“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主题,学者们分别从政治、社会、经济及法学等学科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既有研究中鲜有从领导力角度对村级党组织建设进行反思。村级党组织领导力是党在农村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部分。“送钱送物,不如建设一个好支部”,就充分反映了群众强烈要求提升村级党组织领导力的愿望。因此,将村级党组织建设重心锁定在领导力上,能有效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更好地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鉴于此,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就村级党组织的公信力、村务与党务公开的满意度、群众对党

员干部的满意度、村支“两委”关系、领导成员清正廉洁程度及其村务治理能力与绩效等问题,对皖北阜阳市颍东区杨楼孜镇、蚌埠市怀远县包集镇以及邻近蚌埠的凤阳县小溪河镇等地 15 个村级领导成员、普通党员和村民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共发放问卷 500 份,有效问卷 435 份,有效率 87%),力图真实反映欠发达地区村级党组织领导力现状,探究其弱化的根源,提出善治之策。之所以选择皖北农村进行调研,是因为皖北虽是安徽省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但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发展与村级党组织建设比较落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欠发达地区村级党组织建设中的共性问题与普遍规律。

二、领导力:考察村级党组织建设的另一视角

领导就是领导者在特定的结构中依靠其综合影响力的运用与扩展,通过示范、说服、命令等途径,动员下属实现群体目标的过程^[2]。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力就是指带领村中各社会组织和广大村民成功实现或维护关乎村庄共同利益的能力。具体地说,就是党组织通过对村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政治领导,带领村民实现新农村的建设目标,进而巩固自身领导地位和执政基础的能力。村级党组织领导力可从 4 个方面进行概括,

收稿日期: 2010-01-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项目资助(10JDJNJD002)

作者简介: 张志胜(1974-),男,安徽桐城人,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这4个方面各有侧重又互为支撑,以执政能力为核心形成统一整体。

首先,建设新农村的执政能力。执政能力是指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并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3][5]}。具体到村级党组织,则指在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领导方法,组织和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能力。

其次,发展村级经济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加快发展尤为重要。对村级党组织来说,发展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责任。不发展是失职,发展慢了也是失职。“在现代社会,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4],能否带领大家共同致富,能否从根本上改变村庄落后面貌,已成为村民认同党组织权威的首要标准。也就是说,党组织发展经济能力强,能满足村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村民中的威信就越高,执政的有效性就越强。反之,就越弱。

再次,引领村庄先进文化建设的能力。村庄文化是村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它是村民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的总和。通过先进文化建设,可以弘扬正气、凝聚人心、净化社会风气,形成自觉遵守村庄秩序的舆论氛围和民主、平等、诚信的人际环境,进而促进村庄和谐发展。随着与外界联系日益广泛,村民的观念和意识正发生着重大变化。他们不仅要求继续加大兴修水利、整修道路等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力度,还渴望获得良好的医疗卫生保障、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这就要求村党组织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应开展健康有益、生动活泼的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最后,统筹村庄社会发展的能力。新农村建设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内容,目的是实现农村社会的整体现代化,彻底改变城乡二元发展格局。因此,村级党组织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也应统筹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等工作。要对农业发展、村民增收以及村庄社会事业进步予以综合考虑,促使村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互相促进,和谐共生。

三、弱化与流失:部分村级党组织领导力现状

目前,欠发达地区多数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力在持续开展的基层组织建设活动中得以提升,为加快农村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政治保障。但也应看到,仍有部分村级党组织领导力出现严重弱化现象,党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与整合能力下降,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缺失,动摇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5],科学分析村级党组织领导力弱化现象及其成因,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亟待回答的问题。

(一) 村级党组织公信力有所下降

村级党组织公信力是指党组织获得村民认同、信任的程度。由于不少地方出现的“村官”腐败现象,使群众在评价村级党组织公信力时,多把村级领导成员廉洁程度视为首要指标,其余依次为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程度、个人诚信程度以及村务管理民主程度。据统计,当前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中,村官腐败案占70%以上,由村官腐败引发的群众信访已占农村信访总量的50%以上^[6]。这也说明了部分村级党组织公信力下降、领导力弱化与村级领导成员的清正廉洁程度密不可分。遍及全国各地的“村官”腐败案也使受调查村群众对本村党支部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在435份有效问卷中,村民对村党支部的总体信任度为60.3%,对党员干部个人的诚信程度认可率为72.6%,服务程度认可率为55.6%(即村民对党员干部态度的满意度,见表1)。村民在回答“村支书是否存在贪污现象”时,认为不存在的仅占25.6%,认为存在但不严重的占57.5%,认为存在且很严重的占16.9%,即超过70%的村民认为村支书多少有贪污行为。村民对村支书廉洁程度满意度不高,必然影响到对村党组织公信力的评价,进而导致村级党组织领导力弱化,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下降。

(二) 村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有待增强

村级党组织执政能力与其组织规模、组织基础

表1 对党员干部办事态度的满意度

评价标准	调查对象/人	满意度/%
很满意	26	5.98
比较满意	58	13.33
一般	158	36.32
不太满意	124	28.50
很不满意	69	15.87
合计	435	100

以及成员素质息息相关。党员数量太少、组织规模太小，党组织就难以产生影响力和战斗力，太多、太大又必然增加管理难度；党员的文化水平、年龄结构、能力素质以及对党的忠诚度都影响着党组织的形象与领导力；组织基础（包括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巩固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是否坚实。在“推”、“拉”两力联合作用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迁移，“农民对外联系后，农村的内聚力将会减弱，而且农民对外联系的规模直接影响农村某些旧的政治结构和农民的政治行动”^[7]，首当其冲的是农村党员队伍的变化，一大批有文化、头脑灵活、有一技之长的青年农民外出务工后，村级党组织出现了“综合贫血症”，党员队伍年龄老化、文化素质偏低（高中以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党员较少，多数处于初中和小学水平）、致富带富能力不强、性别结构不合理（女性党员较少）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调查发现，由于年轻村民普遍外出，不少村级党组织多年来没发展一名党员（有个村 30 年没发展一个，村中年龄最大的党员 86 岁），党员队伍中 35 岁以下数量及比例均呈下降趋势（调查村平均比例仅为 30%），60 岁以上党员数量及比例均有上升，有的党支部几乎成了“老人俱乐部”。此外，受市场经济冲击，农村阶层分化日益显著，原来“铁板一块”的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的管理人员、农村管理者 8 个阶层^[8]，而且不少农民同时拥有几个阶层的身份，“农民这种阶层开放性和多重性，使各个阶层农民对自己暂时所处的阶层没有太多的认同感，阶层意识薄弱，这就削弱了各个阶层的凝聚力，弱化了个人对阶层和阶层冲突的参与程度”^[9]，也使党的组织基础严重分化，加大了组织资源整合难度。

（三）村级党组织领导缺乏带领群众致富能力

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村级党组织领导成员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不少地方，群众发家致富的愿望十分迫切，却苦于没有致富项目和技术以及没人带着闯市场致使村级经济发展和村民收入增长缓慢。调研发现，受访的 15 个村中，仅有 53.4% 的村级党组织领导成员具备一定的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但水平都不高，没能在本县、本市乃至省内产生一定影响，16.8% 的村级党组织领导成员无一技之长，有的致富能力还不如一般群众。许多村集体经济薄弱，属于无企业、无资源、无经济收入来源的“空壳村”或低收入村，

党组织可支配的经费严重不足，甚至连各项正常开支都无法保障，只能靠部门帮扶维持日常工作，更谈不上兴办公益事业为群众发家致富提供服务，从而使自身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党员干部“说话无人听，办事无人跟，工作无人支持”。正如群众所说，“集体经济无实力，为民办事无能力，支部缺少战斗力，组织缺乏向心力”。更严重的是，因普及义务教育、村办企业倒闭、基础设施建设、村民农业税垫付及“两委”成员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一些村负债严重，党组织即使有心发展也无法实施。受调查的 15 个村中，无收入的村 4 个；村行政支出全靠政府财政支付，年收入 2 万元以下的村 3 个；而年收入 5 万元以上的村仅有 3 个；而且几乎每个村都有欠债，负债总额达到 200 多万元，平均每个村负债近 14 万元，严重制约了村级经济的发展。

（四）村级党组织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动力不足

改革开放后，农民物质生活水平虽有提高，但精神文化生活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加上部分村级党组织缺乏引领村庄文化建设的动力，导致村庄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表 2 中，受访的 15 个村建有图书室、文化活动室的只有 7 个，但大多很少开放使用；有体育健身场所的只有 2 个，且由市、县包村部门捐赠；而有业余文化组织的村仅 5 个。谈及村庄文化建设时，不少村民提出村里很少有娱乐活动，闲暇时间多以打牌、打麻将等方式打发，只有婚丧嫁娶时才有可能看到由户主所请的“野鸡”剧团的演出或放电影，个别村还出现过丧事中所请剧团表演脱衣舞的事情，台下的看客，有大人，也有孩子（村民访谈）。“无论是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还是农民的致富，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持”^[10]，由于文化创建活动不足，集体主义、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团结邻里等价值观念和科学知识得不到培养和倡导，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非主流思想乘虚而入，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出现了“信仰流失”，村民间的交往也“越来越精于计算经济利益，村民越来越依赖于单纯货币的评价而越来越少依赖舆论的评价”^[11]，在公共事务上，由于许多村民个体行为的自由化与利己化，“搭便车”现象日益增多，“法律法规现在还没有完善到制裁不合作或搭便车现象，而只有依靠个体的道德意识得以调节，如果没有伦理道德意识，或者伦理道德意识薄弱者，其想搭便车和对公共事务不合作行为就会大大增加”^[12]。因此，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来引领村庄先进文化建设，使之成为村民新的精神支柱，成为村级党组

组织领导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表2 受调查村的文化设施情况

公共设施	数量/个	有效比例/%
图书室	4	26.7
文化活动室	3	20
礼堂	1	6.7
公共体育设施	2	13.3
文化活动广场	3	20
祠堂	6	40
寺庙(含土地庙)	8	53.3
其他	5	33.3
都没有	2	13.3

(五) 村级党组织欠缺统筹社会发展的能力

新农村建设不仅要求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还要求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社会秩序的协调发展。调查发现,多数村近年来经济有所发展,村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党组织统筹社会发展的能力不尽如人意,一些长期影响村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1)村庄环境恶化。由于缺少无害化垃圾处理设施,又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村中畜禽粪便随处可见,生活污水随意倾倒,垃圾则被随意抛弃在河塘或低洼地,加上农药、化肥以及地膜滥用所引发的污染,村民生活环境不断恶化。即便如此,仍很少有村级党组织把这一问题列入村庄日常治理范畴。(2)村中治安问题突出。由于青壮年基本上都外出务工,留在村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分辨事物和自我防御能力较差,使得一些犯罪分子逐渐把做案目标转移到农村,致使农村各类治安案件呈上升之势。据统计,仅2010年上半年,受调查的15个村就出现抢夺案件3起,比上年同期上升20%,诈骗案件6起,比上年同期上升了25.3%,其中盗窃案尤为突出,为43起,比上年同期上升了45.6%^①。被盗财物不仅有村民用于自己消费的鸡、鸭、鹅、口粮、蔬菜和水果,还有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的猪、羊、耕牛、拖拉机等。村民认为村中治安情况较好、比较有安全感的占52%,回答治安状况较差、没有安全感的占48%;有关村里安全保障问题的调查,回答“靠110”的村民比例为25%,依靠“党支部、村委会和治保会”的比例为30%,还有部分村民回答“没有任何措施,听天由命”(见表3)。这说明党组织在为群众“营造一个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3)农村灰色

势力有所抬头。灰色势力就是游离于正规的社会控制力量之外,但又能对农村的社会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势力群体^[13]。农村灰色势力主要有传统宗族势力、非法宗教势力以及发展迅速的黑恶势力。部分宗族势力不仅干扰村民自治,破坏基层民主建设,还介入村民纠纷,破坏法治建设;非法宗教势力则利用封建迷信思想,蛊惑人心,招摇撞骗;黑恶势力危害最大,它们不但横行乡里、欺行霸市、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甚至采用威逼、利诱等手段,操纵基层选举。而且灰色势力已对新农村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及时予以打击防止其势力扩大,已成为当前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

表3 被调查村安全保卫工作主要保障依靠

类别	调查对象/人	有效比例/%
靠110	109	25
党支部	43	10
村委会	48	11
治保会	39	9
没有任何措施,听天由命	183	42
其他	13	3

四、再造与重构: 村级党组织领导力建设的合理性取向

“基层组织是我们党的细胞。如果都发生了病变,党的整个肌体就不可能健康,最后甚至可能垮掉。”^[14]针对部分村级党组织领导力弱化的现实以及新农村建设对其领导力提升的内在要求,应紧密结合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对村级党组织领导力进行再造与重构。

(一) 加强村级党组织领导班子的建设

“农民富不富,关键看党支部;支部强不强,主要看领头羊”,村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尤其是村支书的能力和素质直接决定着党组织领导力的强弱。因此,要提升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首先就必须配强领导班子。要把那些“政治素质好、致富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先进分子选进党组织,并通过“两票制”、“公推直选”、“两推一选”等办法,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那些有廉洁奉公之“德”、有体贴群众之“心”、有发展思路之“识”、有创新创业之“胆”、有驾驭市场之“能”、有科技富村之“才”且能真正代表村民利益的优秀人才推荐到村支书岗位上。

^①此为笔者根据调查的15个村的治保会2009年年度总结报告与2010年1~2季度工作报告的相关数据统计所得。

其次，加强党组织后备力量建设。要加大对返乡知识青年、退伍军人、致富能手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者等优秀人才的党性教育，激发其政治热情，引导他们加入到党组织中来，为村级领导班子的有序更替提供后备人才保障。

最后，尽快改善村级党组织领导成员的待遇。村级党组织领导成员尤其是村支书长年累月工作在农村第一线，“端的虽是泥饭碗，干的却是硬任务”，工作非常辛苦，报酬却明显偏低。经济上，税费改革后安徽省村干部工资统一由县财政支付，皖北农村中多数村支书的月平均收入约600元左右，只能达到当地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平均水平，有的村书记“工作量比得上公务员，收入赶不上农民工”；养老保障上，仍有近30%的村支书没有参加养老保险^[15]；政治上，由于缺乏体制内正常晋升的渠道，村支书职责履行得再好也很难转变为乡镇公务员。物质和政治激励缺失，必然导致部分村级党组织领导成员缺乏履行职责的动力。因此，继续完善精神激励和道德激励的同时，解决村级党组织领导成员“干有所得、干有所盼、干有所养”问题已势在必行。

（二）积极协调村支“两委”间的权力关系

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农村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两个权力主体（简称“两委”），由于既有法律制度没有对两者权限和职能予以明确划分，导致相互间在权力运行中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在处理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关系问题上，有些地方出现了‘强村委，弱支委’的现象，村委会抛开党组织的领导，闹‘独立性’，从而影响到农村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16]。为此，必须从制度上明确“两委”的职权范围，党组织作为村中政治领导者，职责是把握和驾驭全局；村委会则负责办理自治事务。实践中，各地可从实际出发，涉及村中重大问题或事项时，可先由党组织或村委会提出意见，交“两委”联席会讨论形成决议后，再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避免“两委”争着“当家”局面的产生。如，湖北省襄樊市农村所实行“三三制”中的“三会治事”机制（实行重大村务党组织会议议事、村民代表大会定事、村民委员会办事），河南省南阳邓州市率先提出的“4+2”工作法（即所有村级重大事项都必须在村党支部领导下，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实施决策。“四议”：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都极大缓和了“两委”矛盾，促使两者关系日趋和谐。

（三）围绕经济抓党建，夯实村级党组织领导力的物质基础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想提升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权威，就必须增强其统揽经济发展，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的能力。为此，首先要大力发展战略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的强弱决定着党组织能否有更多的物质保障来为群众排忧解难、提供服务，甚至关系到能否维持村干部队伍的稳定。党组织要在科学分析市场需要的基础上，立足本村实际，充分利用土地、水利等资源，通过创办企业、招商引资等途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增加乡村集体经济收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17]

其次，千方百计增加村民收入。在农业生产上，党组织要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引导村民实行产业结构调整，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兴农”为依托，以产业化为主线，发展特色农业、质量农业、效益农业；在剩余劳动力转移上，借助广播电视教育、职业培训班等途径提高外出人员的务工技能。

最后，加快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为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村级党组织应抓住国家政策倾斜的机遇，积极争取各种项目，借项目之力促进村庄道路、农田水利、通讯、农网等基础设施及人居环境建设，在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对村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及村庄环境治理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使群众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

（四）建设先进村庄文化，为提升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力提供精神动力

随着城乡交流日益频繁，农民思想观念发生着重大变化，他们渴望掌握科学知识，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同时，封建迷信仍在农村滋生蔓延，拜金主义也有所抬头。这就要求村级党组织集中精力抓经济的同时，还应建设村庄先进文化。

首先，要积极开发和利用传统乡土文化的精髓来教育村民。传统乡土文化凝聚着农民几千年来探索人生、社会和自然奥秘的成果结晶，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同时，它又深受以农耕经济和血缘宗族依附关系为根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包含着一些落后的因素^[18]。在新的社会规范还没有在村民中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党组织可以利用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来调节村中人际关系，整合村庄秩序。

其次，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拓展村民文化发展的空间。针对村民的价值追求已由对物质生活的渴望转变为对精神生活期盼的新情况，党组织应抓住

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倾斜契机,逐步完善村民活动中心、农家书屋、健身场所等文化设施建设。此外,党组织还应立足村情民风,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来丰富村民的日常生活,如举办农民文

化节、农民运动会、科技和法律知识讲座、评选“文明十星户”和“致富能手”等活动,这样不仅能调动村民参与村庄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还为他们投身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动力。

参考文献:

- [1]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470.
- [2] 竹乾威. 公共行政学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56.
- [3] 本书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5.
- [4] 俞可平.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84.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33.
- [6] 陈晓英. 村干部腐败触目惊心位小权大缺少监督 [J]. 山西农业(村委主任), 2009(2): 44-45.
- [7] J·米格代尔. 农民、政治与革命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172.
- [8] 陆学艺, 张厚义. 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 [J]. 农业经济问题, 1989(1): 16-21.
- [9] 陆学艺. 改革中的农村和农民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32.
- [10] 李爱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J]. 党史文苑, 2007(3): 75-76.
- [11] 贺雪峰. 乡村治理中的搭便车问题 [J]. 社会学家茶座, 2007(1): 73-78.
- [12] 张富. 农村基层公共管理:一个时空维度的分析 [J]. 晋阳学刊, 2004(5): 14-16.
- [13] 师索. 新农村建设不能忽视农村灰色势力 [J]. 今日中国论坛, 2009(5): 82-83.
- [14] 江泽民. 论党的建设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376.
- [15] 张志胜. 村支书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11(7): 4-6.
- [16] 黄春红. 浅析农村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弱化问题 [J]. 前沿, 2003(9): 97-99.
- [17] 刘振华. 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388.
- [18] 谢开贤. 乡村文化传统与农村基层党的建设 [J].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 2009(3): 27-32.

Analysis on the Weaken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me Village-level Party's Leadership Capability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

ZHANG Zhi-sheng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s in north rural areas of Anhui province,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weakening of some village-level Party's leadership capability in the less developed regions from the credibility, governing capabi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of leaders, impro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llage-level Party and the villagers Autonomy, consolidating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building a harmonious village culture, can the village Party lead the people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alist new countryside.

Keywords: village-level Party; leadership capability; weakening;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李世红]